

頻伽大藏經

九洲圖書出版社

頻

伽

大

藏

經

經者足所遍知若非所遍知是爲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是爲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是爲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摩地門若淨若不淨是爲戲論觀陀羅尼門若淨若不淨

摩地門若寂靜若不寂靜是爲戲論觀三摩地門若遠離若若無我是爲戲論觀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足所遍知若非所遍知是爲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無我是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摩訶薩觀三摩地門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相無願解脫門若若若無我

頻伽大藏經第九十四冊目錄

○弘明集續前

九四・一

卷第六(九四・一) 卷第七(九四・一六) 卷第八(九四・二四) 卷第九(九四・三六) 卷第十(九四・四八) 卷第十一(九四・六四) 卷第十二(九四・七七) 卷第十三(九四・九四) 卷第十四(九四・一〇三)

○廣弘明集

三十卷 唐道宣撰

九四・一一三

歸正篇第一(九四・一二一) 辯惑篇第二(九四・一五四) 佛德篇第三(九四・二八五) 法義篇第四(九四・三三二) 僧行篇第五(九四・四〇六) 慈濟篇第六(九四・四四七) 誠功篇第七(九四・四七六) 啓福篇第八(九四・五〇七) 滅罪篇第九(九四・五二四) 統歸篇第十(九四・五三三)

○集古今佛道論衡

四卷 同撰

九四・五七九

序(九四・五七九) 卷甲(九四・五八〇) 卷乙(九四・五九三) 卷丙(九四・六〇〇)

六) 卷丁(九四・六二〇)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卷 唐智升撰

九四・六三七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

三卷 唐道宣撰

九四・六四八

卷上(九四・六四八) 卷中(九四・六六四) 卷下(九四・六八一)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六卷 唐彥琛纂錄

九四・七〇三

卷第一(九四・七〇三) 卷第二(九四・七一三) 卷第三(九四・七二四) 卷第四
(九四・七三三) 卷第五(九四・七四二) 卷第六(九四・七五三)

弘明集卷第六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頤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析夷夏論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誥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仲達非名教所義。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君子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淪真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混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鮮。

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可棲託之高遠。而業尙之鄙近。至於營求孜孜。汲汲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園。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謝時意。或聚畜委積。願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勵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勵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強逼切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肴饌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翫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擊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答主人。慨然有間。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嗽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慈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糞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尙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嗇。賜也貨殖。予也難彫。由也凶懷。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犂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尙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

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斑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問客俗言。鴛鴦食母寧有是乎。客答曰。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間也。君子遏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惟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己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聘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人。耻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與。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嗽潔。棲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淪。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糝糠。始皆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疊。姬宗盡誅。四兇之暴合朝。流放此何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康桑善誨而墳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益於冥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

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靈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李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農委積物無疵癘非益謂何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尙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奸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君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憶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成證不復具列云會盡儲膳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貞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苗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壞墁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渡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憺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餉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酖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純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群僞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倉儲積而

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
格太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眞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眞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沖虛簡詣而
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頽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惠澤暨灑則九州蒙潤是以釋
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眞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
是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垂德苞無際而事與之隔子
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不覩其明雷電振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
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眞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臾開聽於後緣子何幸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所悲
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履不爲當年弘道不
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
披重霄以觀朗日發蒙蓋而悟眞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

道士自爲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明徵君 贈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於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

事在玄妙內篇此是

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旨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

內篇此是

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

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眞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

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眞唱以明神道之所

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于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耻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入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摺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顓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躡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翮乎。而刻舡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溺於凡觀。豈期卒埋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倍慢。欲以苟濟其達。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脫。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之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雜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効。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一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正其分。虛無爲本。柔弱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皓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竣。達不謀己。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未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者。於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屏而橫慕。以妄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爲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諫僞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驚譏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拓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爲於爲。將乃滅習。反流而邈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

茲

張融門律

周剡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道三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問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覺。越人以爲覺。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瀉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尊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掩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其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風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懸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畜積抱懷。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覺。越人以爲覺。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堯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闇闇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重與周書并答書問

張融曰。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魄。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植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祈。既起所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叅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謫所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前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疎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堯乙之交。定者鴻之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

性其寂雖同。往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禱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神。他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今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時斯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則亮則乙。答彼周曰。非亮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但吾之卽此言。別有奇。卽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

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乙斯自鹿巾之空負。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尙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見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拊。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遠。誰尙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裨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爍火宜廢。無餘旣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燦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寢源。旣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也。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旣靜而

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餘瞻慮，唯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覺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日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日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覺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日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斯白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

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謂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鬪。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持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苒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尙無疑其集佛。吾翻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翻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障。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循儒可會耶。雖

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曰：敬覽夷夏之論。辯摧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曄。宮商有體。玄致疊疊。其可味乎。吾不崖管。味竭闕幽宗。苦思

探賾。無階毫釐。但鏡復逾三昧。消鄙惑。聊述所懷。庶聞後釋。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以均也。未譏翦華。廢犯

亦猶蟲鳥。爲所宜効。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辨教明筌。此皆開漸近方。未備洪拓也。且蟲鳥殊類。

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

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

而蓋聞。佛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

之原夫。眞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沈濟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

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

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諸黃鍾耶。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氎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